



人间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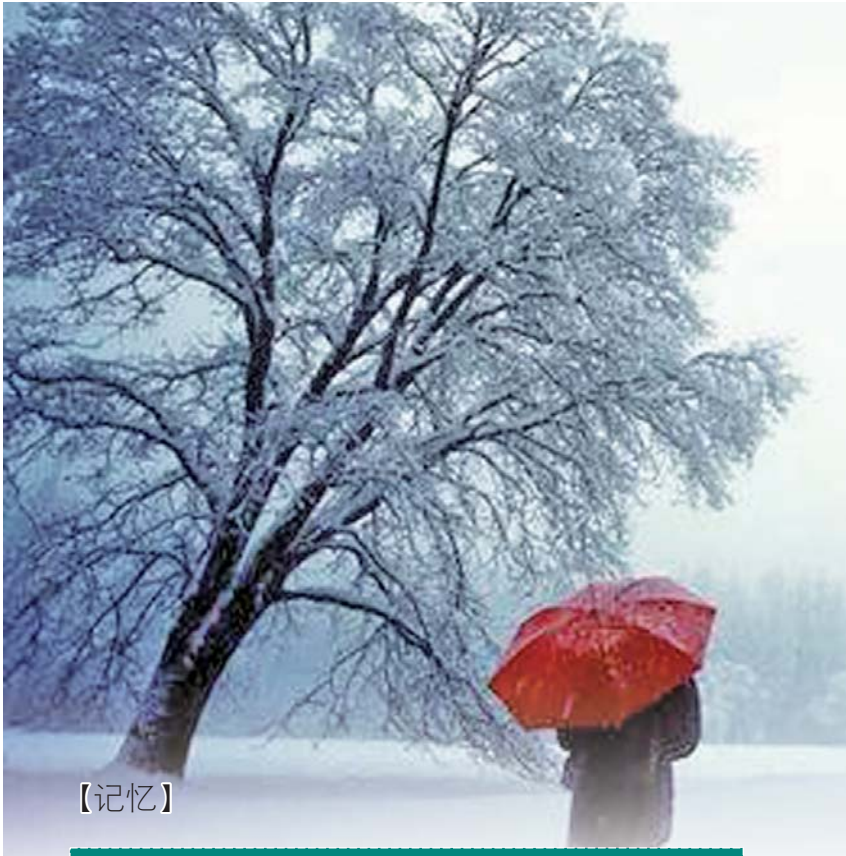
A11-12

齐鲁晚报

2021年1月13日
星期三

阅
人
世
读
人
心

□美编：陈明昕
□编辑：孔昕



【记忆】

往事冰封不住

□孙葆元

当严寒覆盖大地，有两样东西冰封不住，一个是泉，一个是心。济南好长时间没有正经落雪了，终于下了一场大雪，让人们满足了心愿。

有人喜欢雪，一年不与雪打个照面，心里就无限失落。刚入冬时，天可怜见，飘了场微雪，摄影家们端着相机往外跑，那雪实在不美，薄薄地覆在地上，连淡妆都不是，真是辜负了赏雪人！也有人不喜欢雪，是那些上班族，落雪时节，路上雪地冰天，骑车人一不小心就摔得人仰马翻，所以一飘雪花就仰脸骂天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小女初生，缺少奶水。那时牛奶亦缺，每天清晨6点钟我准时动身，到芙蓉街口的牛奶站取两瓶牛奶。冬日的6点，天还黑着，路灯伴我飞车前行。实在耽搁不得，两瓶奶是小女一天的口粮。取回奶来，我得立刻调转车把登上上班的路，工厂考勤很严，迟到要扣工资，我等小工人，收入微薄，理想恢弘。恢弘的理想殿宇是靠一毛一块的货币铺着台阶攀登的，被扣了岂不“墙倒屋塌”？所以，青春的脚步在路上，跑得甚至没有工夫吃早饭，裤带一勒就过去了。现在想想，也没什么，青春真是铁打的！

一天，推开门，天落雪了，那雪下得还很大，把院子里的花盆埋了半截。心头就一紧，雪天自行车难骑。母亲担心我，阻拦说，别骑了，跑着去吧。我说，那哪行？还要上班呢！就骑着车一路飞奔。雪天骑车有个理念，越怕摔越慢，越慢越摔，就摔得不敢骑了。仗着年轻，我加速蹬踏，用速度战胜摩擦力，还是天可怜见，一路无虞。到了奶站就傻了眼，队伍排出一里有余。挨到我最快也要半个小时。时间是最无价的東西，说它无价是不值钱。排在那支物质匮乏时期的队伍里，我却感受到了时间有价，浪费了它，扣的就是钱。缺钱，缺少物资，让我们高贵不起来。

长长的队伍夺走了我的时间。回程的时候，路上的骑车人多起来，我不能飞车狂奔了。稍一懊丧，自行车失去掌控，哧溜一声，我摔在雪地上，自行车横着向北滑出三米多远，车把上挂着的奶筐呢？不知哪里去了。找了半天，原来它被甩到南边马路牙子边上去了。南辕北辙，摔得真妙！那一天倒霉，真的被扣了一块钱，理想的阶梯上少了一块砖！

年轻时，雪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人生的艰苦，为工作、为有限的物资奔波着。谁都不敢把“物质享受”

作为自己的理想，那个时候“享受”是堕落的代名词，我们一直都是勒紧裤腰带豪迈着，可是谁都孜孜不倦地追求着物质。雪地里排着购买的长队告诉我们，飘雪的天气里从星夜起就在煤场排起的长队也告诉我们，冬天的物资是多么重要！拉煤的地排车是借来的，即使家里有煤，也要把手里的煤炭票换成储备。于是，屋子的床底下、桌子底下堆满了蜂窝煤，院子的角角落落都有煤堆，看上去不那么美观，可是心里踏实。有了煤，冬天就是温暖的。直到住上居民楼，楼道里蜂窝煤贴墙而立，成为煤墙，是生活让我们把甬道变成了煤窑的坑道。

后来家里可以烧土暖气了，土暖气比原来的炉子效果更好，麻烦的是要经常填煤，家家户户都成了煤的搬运工，初冬把煤搬上楼，然后天天把煤渣搬下楼，济南人谁家不是向煤火榨取冬天的温暖？在忙忙碌碌中，我们顾不得赏雪。相反，雪给忙碌的生活制造着麻烦，我们诅咒雪。

冬天的另一个难处是洗澡，即使有煤、有炉子，家里洗澡也是找罪受，洗澡的最佳去处是澡堂。前些年济南城澡堂林立，很是方便了我们。老祖宗把年设在严冬季节，而且规定迎新要洗澡，这一下忙坏了澡堂子，一到年根，洗澡的人早早就去排队。洗澡是个极费时间的事，年下就那么点时间，不抓紧怎么行？你看，买东西要排队，买煤要排队，洗澡又要排队，冬天给我们的记忆就是排队。好在一些企业对自己的职工家属开放澡堂，缓解了社会生活的需求。

我们就这么一步一步地挪着，挪向了居家的燃气和暖气时代。如今有人仍怀念过去的澡堂，但一个行业消失自有它的必然性，当它悄然歇业，在它的遗迹上一定留有社会进步的脚步。看看电商商场里那么多热水器，就能找到如今澡堂无法存身的理由。

坐在温暖的屋子里赞美着雪，就想起铅灰色的冬天，陆游在雪的驿站外对着梅花独吟，柳宗元在寒江独钓，王子猷雪夜访问戴安道，就想约一二友人，对雪当歌，回叙一年的得失，所谓一年之计，哪一项不是从雪开始？当年的王子猷并没有敲响戴安道的柴门，他演绎了一程浪漫的雪地之旅；戴安道也没有接待这位远方的来客，他仍然在自己的草寮中煮雪烹茶。这就是中国人对雪的记忆，永远不可冰封。

【浮生】

母亲在，生活慢

□徐成文

日子夹着冰霜，肆虐着我蜗居的小城。母亲的肺气肿又犯了，为方便照顾，我们决定把母亲从养老院接出来，与我们共同居住。

八十有四的母亲，昔日满口的牙齿，在岁月的打磨中，仅余三颗上牙，稍微坚硬的食物就无法咀嚼，只得狼吞虎咽。每顿饭菜，妻子特意将肉食、蔬菜剁得很碎，方便母亲吞咽。我是个不愿在吃饭上多浪费时间的人，与母亲同桌吃饭，母亲还没动筷，我便狂风卷残叶，一碗饭一碟菜倒入胃囊，迅速将碗筷放入洗碗池，等待母亲吃完后一同清洗。转过身来，母亲居然已颤巍巍立于我身边，将她的碗筷递给我——碗里还有不少饭菜。“您吃完了？”母亲不言语，只是小鸡啄米般微微点头。饭后，我躲进书房，写点乱七八糟的文章；母亲呢，时而卧在沙发，时而推窗打量街上的花花绿绿，时而躲进她的小屋，将餐巾纸抽出，叠成一小块一小块，便于她随时咳嗽使用。一篇小文成型，我抽身到客厅喝些热水，却发现母亲正费劲儿地拉开茶几下面的抽屉，找寻平时她根本不吃的饼干——原来母亲饿了！妻子耳语：一定是母亲为了跟上我们吃饭的节奏，没有吃饱喝足就放下碗筷，她怕我们等着为她专门洗碗。

从那日起，我和妻子放缓了吃饭的节奏，尽可能做到与母亲同时放下碗筷。日子一久，于我和妻子竟大有裨益，多年缠绕我们的胃炎不治而愈。其实，餐桌上的慢，就是一种陪伴。

养生理论都说，早睡早起身体好。我也曾经试过改变作息，但躺在床上，思绪越过高山，飘向大海，放不下生活中的零零碎碎，辗转反侧，往往还是12点才能入眠。大多数晚上，我喜欢在电视节目里流淌自由自在的时光。母亲一番抹脸洗脚后，就进入她的小房间上床睡觉。10点半，母亲摇晃着，手握小电筒出来上厕所。“睡不着。”母亲的回答波澜不惊，平淡无奇。妻子把嘴巴凑过来：定是你的电视声音吵到母亲，她怎么入睡？原来，母亲对电视的吵闹声早已不适，但她宁可忍着也不愿说出。

妻子的点醒，加之全方位贯彻养生大策，我们也与母亲同步了——每晚9点前上床入睡。

记得小时候，天刚破晓，母亲便扯着大嗓门喊：都起床做事了！受瞌睡虫侵扰的我们总觉得母亲是“周扒皮”转世。起床后，我们被母亲命令着去坡上割草或者背柴，她留守家里，快手快脚一阵忙碌。等我们干活回来，热气腾腾的饭菜摆放在四方桌上，虽没有美味佳肴，但足以填饱干瘪的肚皮。现在的母亲虽远离了泥土清香的乡村，但数十年养成的习惯无法更改。当我们还在与周公相遇时，她已起床洗漱，而后拿着扫把在客厅里一番清扫，等待我们起床做饭。太阳透过窗户，照醒梦中的我们，我们才极不情愿地起来。自从母亲住进我家，改变了我们晚睡的习惯，早起也就成了必然。我们就以这种方式陪伴母亲吧。

我这人风风火火大半辈子，与人交谈语速快，常常让听者如

坠云里雾里。我也曾试着放缓语速，一是压压火爆脾气，二是让对方明晓我的意思，但效果不佳，说着说着便如奔腾的瀑布，一泻万丈。在母亲身边，我亦如此。与母亲坐在沙发两端，本想找寻老家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，唤起母亲的回忆点和兴奋处。一通往事说完，母亲表情木然，她似在听天书，根本不知我在讲什么。以为是母亲年纪太大，耳背耳聋，殊不知我与妻子交流时，她却时时插入话语。我恍然大悟，不是母亲耳背，而是我的语速太快，必须得改改这个坏毛病。终于，在我缓慢流淌的方言中，母亲时不时打断我，往事在她的嘴里滔滔不绝，愉悦的表情泛滥成花朵，在她干瘪的脸庞上绽放开来。

年纪大了，母亲的记忆有时会短路，刚才做过的事，她会忘记得一千二净，经过努力回忆方才忆起。怕是阿尔茨海默症提前预演，我总是找寻母亲昔日的“丰功伟绩”，让她反复回忆“我年轻的时候……”我是她最忠实的听众，在舒缓的语气中，恰到好处地为母亲点赞。放缓语气，与母亲交流，这是我现在的慢生活之一。

迈过八十岁的坎儿，母亲的身体越发衰老，她的步履早已蹒跚。天暖和的时候，我会带着母亲去花园里散步。说是散步，实是挪步。虽有我和拐杖的辅助，母亲依然步履缓慢而沉重。白天的花园里，行人稀少，前面没有障碍物，我便放开母亲，让其借助拐杖独立行走，一是锻炼身体，二是我要在手机里处理一些事情。在手机里徜徉的时间一长，猛然记起自己来花园的使命，扭转头去，母亲却不见踪影。原来，我只顾自己低头前行，没有想到母亲缓慢的脚步。快马加鞭往回赶，终于在公园的一处小檐上寻得母亲。母亲着急地在寻找我的身影，一见到我，她如婴幼儿见到久违的母亲般，兴奋得眼泪婆娑。她没有责骂我，只是从干瘪的嘴里冒出一句：不要走快了，我跟不上……

我搀扶着母亲继续朝前走。“好久不见！”十多年未见面的文友把手伸过来，暖暖的，饱含惊喜。母亲见我遇见熟人，主动提出自己先往前走，叫我等会儿前去找她。与文友从散文谈到诗歌，从生活的艰辛聊到写作的放松，从一部名著说到市井小文……还有很多话语想要倾诉，这时文友提醒我该去照顾母亲了，只好互扫微信，以便日后联系。我睁大双眼，寻觅母亲瘦弱的身影。没走几步，看见母亲坐在一块不规则的石头上。我拉起母亲，怕石头冰坏了她，“您为什么不先往前走啊？”我抛下一句责怪。“怕你找不着我……”简单的回答，令我热泪纵横。后面的路程没有人来打扰，我卸下一切，陪伴母亲，在花园里慢慢行走。我的步履很慢，让母亲不为赶路而费力。

与老母亲相伴的日子里，生活染上了慢的色彩。我在慢生活里陪伴母亲，也在提前体会自己的未来。